

# 我们这一代

卢 群



# 我们这一代

卢 群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王祖德  
插图 刘振夏  
温尚光

我们这一代  
卢 群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东方红印刷厂印刷

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7,000  
书号 10100·174 每册 1.27元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直接描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

作品以云台山麓的山南农场为背景，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生死搏斗这条主线，展开了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艺术地再现了文化大革命的峥嵘岁月，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代表、知识青年李菊珍的英雄形象。作品在着力刻画主要人物李菊珍的同时，还注意塑造了革命干部虞德生、贫下中农曹桂芳以及姬燕、申春兰、魏大刚、徐文杰等革命知青的形象。作品热情地讴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动地体现了一代青年在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成长；形象地揭示了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充分说明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 第 一 章

## 一

山南农场党委书记贾康民风尘仆仆从省城回来，顾不得旅途辛劳，将场长蒋雨田邀到他的办公室里，说：

“到农林厅开了十天会，家里的情况不大清楚了，老蒋，你给我随便聊聊。”

蒋雨田深知贾康民的脾气，这位党委书记，对山南农场这么一个大摊子是抓得很紧的，他常说：“这是全省数一数二的大农场，党把偌大一份家当交给我们，我们要是有点疏忽，怎么对得起党的几十年培养？”因此，贾康民要随时掌握这个农场的情况。他讲的“随便聊聊”，蒋雨田是懂的，实际上就是要听取工作汇报。蒋雨田便把党委书记离开农场十天内的生产情况详详细细给贾康民讲了一遍。

“没有了？”贾康民摸出一包“牡丹”牌香烟，递了一支给蒋雨田，问。

蒋雨田说：“生产方面基本上就是这样了，从各大队汇总来的报表看，各项措施还能跟上，估计今年的棉花产量不会低于去年，亩产五十斤是有把握的。”

贾康民揷了下打火机，把衔在口角的香烟点着，然后伸过去让蒋雨田接火，他一面抽烟，一面说：

“不行啊，老蒋，光着眼生产，跟不上形势罗！”

大约是衔着香烟的缘故吧，他的声音是含糊的。蒋雨田没有听真切，愣愣地瞅着党委书记。

“这次到省里开会，我受到很大启发。”贾康民从嘴唇皮上拿下香烟，掸掉长长的一截银白色的烟灰，慢条斯理地说，“我们农场与外面的形势相比，落后一大截罗。我在省城看到，那些学生到处贴大字报，搞起了大鸣大放，这股风直接从北京刮来的，来头可真不小啊！省里有些领导人已经被鸣放得坐卧不宁。外面乱起来了，我们农场四平八稳的日子也不会长罗！”说完，他又将香烟衔到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来。

听了党委书记这番话，蒋雨田有点紧张起来，他简直不能想象，山南农场一旦搞得乱糟糟的，这个家怎么个当法？蒋雨田隔着烟雾，一眼不眨地盯着贾康民那张显得模模糊糊的面孔，心焦地听他往下讲。

“我们农场还没乱，照我看，这是因为我们农场没有大学生、高中生，我们农场只有一座初级中学，初中生毕竟年龄小，知识少，不能象那些大学生、高中生一样很快起来煽风点火。不过，这是暂时的，我们农场总会有人带头乱一乱的。”

听见党委书记开口一个“乱”字，闭口一个“乱”字，蒋雨田的心不禁扑扑乱跳起来。他解嘲地想：“农场还没乱，我的心倒先乱了。”种种原因使这位场长不喜欢山南农场也那么乱上一阵，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一时还理不清头绪。蒋雨田脑子里象塞了一团乱麻进去，无心接党委书记的话茬。好在贾康民习惯于下级或平级干部听他讲话时不

插嘴或少插嘴的场面，所以蒋雨田一直不吭气关系不大。

“要是乱起来，当领导的滋味当然不大好受，我在农林厅开会的时候，听姚副厅长讲，那些学生非但指名道姓给一些负责干部糊大字报，有时还要把一些首长请去面对面地展开辩论，乖乖，真有点吃不消。”

蒋雨田的心乒乓跳个不停，刚才还是扑扑地跳，现在升级了，变成乒乓的跳。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心理，蒋雨田闷头抽烟，眼睛盯着自己的脚背不再抬起来。

贾康民在一只蛤蟆形状的烟灰缸上掀熄烟蒂，挥手赶掉面前的烟雾，意味深长地瞥一眼场长，微笑道：

“不要担心，乱，怕什么，解放前那么乱法，最后还不是乱掉了蒋介石八百万大军？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乱吗？”

贾康民的语气很平淡，这使蒋雨田大为惊讶，他暗自说：“老贾是有魄力！”

贾康民又点燃了一支烟，有意用轻松的口吻说：“老蒋，你作好山南农场也要乱一下子的思想准备。我是作好了准备的，估计山南农场要象省城里那样鸣放起来，还得几个月，到那时已是冬天了，有人来请我去辩论，拉我去斗，我就多穿两件衣裳，就准备挨人家几拳头，也受不到内伤。”说罢哈哈大笑，笑罢又说，“当然这是讲笑话。不过作好思想准备总是不错的，有备无患嘛。”

蒋雨田说：“老贾，我佩服你，还有心思讲这种笑话……”

“你也太紧张了！来，来，我们还是随便聊聊。”贾康民说，“老蒋，你猜猜看山南农场要乱，哪个是点这把火的？”

蒋雨田从未想过这种问题，他摇了摇头。

贾康民说：“照我看，山南农场第一个起来贴大字报的，准是五四大队的知识青年！”

蒋雨田微微一震。

贾康民又说：“五四大队的知识青年中，第一个起来造反的，说不定就是那个李菊珍！”

蒋雨田这下感到震动大了，猛抬头吃惊地盯着党委书记的嘴巴。突然，他哆嗦了一下，是烟头烫了他的手指。蒋雨田慌忙甩掉烟头，眉际结起老大一个疙瘩说：“看来，山南农场真的要乱上一阵子了！”他摇摇头，自言自语般说下去，“也难怪，最近传来一些风声，什么冲啊，批啊，斗啊，炮轰啊，造反啊，年轻人头脑容易发热，在这个气候下，说不定真能乱来一通！”

贾康民不以为然地瞥了蒋雨田一眼，强调地说：“一定会乱的……至于李菊珍，她不是你说的那种年轻人，我观察她两年多了……”

苍茫暮色从窗棂间钻进来，办公室笼罩在昏暗中了。贾康民站了起来打个哈欠，说：“今天上我家去吃晚饭，老蒋。姚副厅长送我一瓶金奖白兰地，我和你痛痛快快去干了它。往后哪，恐怕没有这种闲情逸致罗！”

蒋雨田是个爱喝酒的人，可今夜的名酒不能使他沉醉其中，他心尖上还压着这样一个问号：那个叫人头疼的李菊珍，变得越来越爱挑党委的刺儿了，这回果真带头造起反来，怎么对付？

……………

收工回来，李菊珍进宿舍喝了杯冷开水，又拿起锄头返身走出屋子，走到小松树旁边锄它根部的杂草。



两年半前，李菊珍和一批知识青年来到这山南农场五四大队，在大队党支部书记虞德生的发动下，栽下了一棵棵松树苗，如今已有她的个子般高了。五四大队住宅区的四幢青砖红瓦的知青宿舍前面，象哨兵一样，挺立着四排小松树，墩墩实实，郁郁葱葱，多么喜人呵。李菊珍一有空闲，就爱给小松树拾掇拾掇，松松土，逮逮虫，浇浇水，修修枝。她心里有个愿望：小松树哟，你就伴着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徐淮大地上，长吧，长吧，长得干如铜柱，枝似华盖，根深叶茂，挺拔茁壮。

“菊珍哎！”宿舍里传来徐曙尖尖的嗓音，“你又在替我们的宝贝疙瘩梳妆打扮啦？还怕它不成材吗？”

李菊珍笑笑，仍旧锄她的草。

一阵风似的，身穿胸前印有“四中女篮”白色大字的藏青运动衫的徐曙，冲出了宿舍。她也拿了一把锄头，过来帮着锄草。徐曙是个泼辣的姑娘，锄头落地的节奏，比李菊珍快一倍。她一边锄，一边嚷嚷：

“喂，申春兰，仲岚，躲在宿舍里干啥？快来义务劳动。”

给她这么一嚷，同宿舍的另外两位姑娘，也捎了锄头出来了。走在前头的申春兰，胖胖的，圆脸盘，架副眼镜，看上去一团和气的样子。走在后头的仲岚，高挑个儿，鼻梁高高的，显得很俊俏。她俩来到松树下，加入锄草的行列，四把锄头不一会就把树根四周的杂草锄得一干二净。锄完这棵小松树根部的草，李菊珍建议再去锄旁的小松树根部的草。同住在一个宿舍的这四个女知青，是好朋友，她一说，其余三人毫无异议。四把锄头此起彼落，一棵挨一棵，把四幢知青宿舍

前面二十四棵小松树根部的土全松了一遍，草全锄得精光。

四个姑娘一台戏，这句俗话一点不错。小李、小徐、小申、小仲这四个女知青，一头锄草，一头叽叽嘎嘎说笑，热闹得要命。说着笑着，还穿插着唱。

“小松树哟快快长，前人栽树后人凉……”仲岚用越剧的腔调唱着。

仲岚唱着，还蹦蹦跳跳的，学着舞蹈动作。她的三个女伴给逗引得咯咯咯地笑个不停，李菊珍笑道：

“我们栽的树，我们也要在它下面乘凉，要在这儿乘一辈子凉哩。”

“是的嘛，”徐曙抢着说，“亲手栽下的树，成了荫，比西园湖心亭还凉快哩！”

四个姑娘又咯咯咯地笑了一阵。

满天晚霞，使夏季的黄昏十分艳丽，晚风一阵阵吹来，驱散余热。山南农场离海只有四十里，白天不管多么炎热，一早一晚，总是比较凉快的。凉风吹在身上，舒适得很。四个姑娘披着晚霞，勤奋地为小松树锄草。晚风象柔软的纱帕，殷勤地拂着她们的脸颊，拭干她们额上的汗珠。

饭厅前面的球场上，不时传来激动的呼叫：

“两分！”

“好球！”

“加油！加油！加油！”

那是小伙子们工余饭后，在球场上驰骋。五四大队的男知青中，有几个篮球“健将”，组成“飓风”和“狂飙”两支球队，隔上个把星期，就要组织一场业余球赛。

“哎哟，我站不住了！”徐曙突然叫起来。

“怎么了，小徐？”

“是身体不舒服了？”

“我扶你进宿舍去躺下……”

三个女伴争先恐后说。

徐曙摆着脑袋，调皮地说：“不是不舒服，是刮了那么大的风，在这儿还站得住吗？”

申春兰左手拄着锄，右手托一托眼镜，然后伸出手去在空中试试风力，迟疑地将视线转向徐曙，仿佛在说：风没有增大嘛。

徐曙翘松松的两条牛角辫儿一甩，发出一串清脆的笑声，把自己的锄头朝申春兰右手一塞，两腿一弹，朝球场方向奔去了。

申春兰省悟过来，哑然失笑。李菊珍和仲岚也相视而笑。

“她呀，投错了胎。”仲岚用揶揄的口吻说。

三人肩靠肩，缓步向她们住的六号宿舍走去。

球场那边，传来徐曙的喊声：

“哪股风弱了？我来助战！”

辟里啪啦一阵掌声，有个小伙子粗犷的嗓门接着响起：

“来，小徐，把小马换下去，你当我们的右锋！”

徐曙的声音：“不干！要我参战，我当左锋！”

笑声哄起，好几个观众一齐嚷道：

“精采！精采！狂飙队对男女混合队！”

徐曙的尖嗓子压倒了一切声音：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我这个女将投篮比男的还准！”

又是一阵开朗的大笑声随风飘来。

李菊珍在宿舍里啃馒头，忍不住“噗哧”一笑，把一口嚼烂的馒头喷了出来。仲岚更是笑得在床上打滚，抹着泪花骂：“吹牛皮，不害臊。”素来最稳重的申春兰，也笑得前俯后仰，眼镜都滑落了下来。

五四大队的上空，荡漾着青春的欢悦。一百二十多名知识青年，经过一整天的紧张劳动，似乎毫无疲倦的感觉，有的在宿舍里，有的在宿舍外，利用天色尚未完全断黑的一段时间，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屋山头聚着一堆人，那是在开小型音乐会，口琴、笛子、二胡、小提琴，来它个中西乐合奏。北小河里，一群男女青年，拍溅着粼粼的流水，蛙式、蝶式、自由式，游得那么轻松自如，姿势那么优美，速度那么快。

夜幕撒下来了。李菊珍点亮桌上的煤油灯，坐下来读《人民日报》六月份以来的一系列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这些文章她早已认真学习过，今天，在田间劳动时，她和几个同志谈起农场的一些事情，感到有必要再细细地读读它。晚风嗖嗖地打南窗洞往里灌，驱赶室内的热气。宿舍里静悄悄的。徐曙还未回来。申春兰在补衣裳。仲岚托着腮，不知在遐想什么。李菊珍静心读了一会报纸，又摊开笔记本，写了个时事讲话提纲。白天劳动的时候，不少同志要求这位团支部书记作一个关于最近阶段重大事件的报告，她一口答应下来，今天晚上就准备上这么一堂团课。

“噎，噎，噎……”

饭厅那儿响起了钟声。

申春兰放下手中的衣裳，仲岚从遐想中惊醒过来，李菊

珍拿起笔记本，三人一齐站起来，吹熄煤油灯，走出宿舍。

一轮明月斜挂在屋檐下。各个宿舍都有人在跑出来，脚步声，笑语声，掩没了北小河传来的呱呱蛙鼓。饭厅里已经亮了灯，徐曙的尖嗓子在那儿叫着：

“先唱个歌，一边唱歌一边等人。”

她起了个音，早一步踏进饭厅的一些知青跟着合唱：

我们这一代，  
豪情满胸怀，  
跟着毛主席，  
大步向前迈……

“不齐，不齐，重唱。”徐曙嚷着。

有谁喊了句：“你的调子太高了，我们和不上来。”

饭厅里哄哄地发出笑声。徐曙说：

“好，我重新起个音，大家合着拍子唱。”

她的嗓门变粗了似的，摹仿着男同志的沙喉咙领唱了一句。

我们这一代，  
豪情满胸怀，  
跟着毛主席，  
接好革命班……

这一回，大合唱融洽了，因此，也就显得很有气势了。李菊珍夹在许多知青当中，跨过了那道水泥门槛，马上

就参加进去一起大合唱。这是他们来农场前夕集体创作的一首歌曲。每当唱起这支歌，他们就会回想起一九六三年九月离开故乡苏城的那个夜晚，月台上锣鼓喧天，在充满激情的“再见”声中，一声汽笛长鸣，他们在徐徐滑动的车厢里，举着手臂，对着送行的人们挥手道别，胸前佩着的一朵朵大红花，随着心脏的激烈跳荡颤动着，欢乐的、惜别的泪珠在一些年纪最小的女娃眼角闪着晶莹的光。突然，分不清是谁带的头，车厢里响起了这支歌，立即，整个车厢的知识青年全放开了嗓子，唱起来了，唱起来了，全唱起来了，以所有的激情迸发出这支感人的合唱：

我们这一代，  
豪情满胸怀，  
跟着毛主席，  
决不把头回……

车轮磨擦钢轨的铿锵节奏，合着他们的歌声，响彻了江南水乡、徐淮平原，响彻了大江南北、千里河山。一路上，他们不停地唱这支歌。这支歌，成了他们的进行曲。

直到如今，五四大队的知青对这支歌还怀着深厚的感情。开大会之前，一发起唱歌，他们自然而然就要唱起这支歌来。每当唱起这支歌，李菊珍的心底就会升起一种自豪感：呵，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是多么的灿烂啊！

高悬在梁上的桅灯照着聚集到饭厅里来的一百多名知青容光焕发的脸庞，李菊珍环顾一下，见团员都到齐了，团外青年也差不多全来了，便翻开笔记本，清晰地说：

“开会吧。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是：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

李菊珍将这一个多月时间里，首都发生的一桩桩大事，一口气讲述出来。饭厅里一百多名知青的心，随着她越来越高亢的声音，也就越来越激动，他们不时插进一两句口号，表示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愤慨，又不时情不自禁鼓起掌来，表达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英明决策的拥护。李菊珍不用讲稿，滔滔不绝地讲着，显然，这些事情她全熟记在心的。她接着追溯了这场运动的由来，从批判大毒草《海瑞罢官》一直追溯到对《武训传》的批判。听众全被她的讲述抓住了，一个个听得出了神。这时候，只见李菊珍高高举起右拳，激昂地高声说：

“同志们，刚才我们唱的歌曲，不是讲我们这一代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现在，序幕已经揭开了，我们应当积极投身进去，大家说对不对呀？”

“对！”一百多条喉咙喊出了同一个声音，一百多颗年轻的心，变成了一百多个灼热闪光的火球，把一百多张年轻的脸庞，烤得通红通红。五四大队知青的热血，沸腾起来啦！

.....

夜空如洗。碧青的天幕上，镶着一个圆圆的白银盘儿。云台山，象一对首尾相衔的巨鲸，横卧在山南农场北面。月色如水，山峦如铁。

团课结束后，给山南农场党委副书记兼五四大队党支部书记虞德生叫去谈什么的李菊珍，这时回到了宿舍里来。

仲岚递过一杯凉开水，说：“润润喉咙，菊珍，一口气讲了两个多钟头，嗓子眼里冒烟了吧？”

李菊珍接过搪瓷杯，咕咚咕咚一饮而尽，抹抹嘴唇说：“惬意。小仲，谢谢你。”

“不要谢我，要谢春兰，是她为你凉着的。”仲岚说。

正在铺床的徐曙插嘴说：“春兰呀，专做无名英雄。”

坐在床沿上洗脚的申春兰，白了徐曙一眼，说：“就你的嘴会讲话！”

“我讲得不对？”徐曙从枕头下抽出一件衣裳，呱呱呱呱地说，“你替我补了衣裳，又叠得方方正正，悄悄塞在我的枕头下，也不对我讲一声，这不是个无名英雄吗？”

“补件衣裳也算英雄？”申春兰不好意思地低声说。

徐曙钉牢她问：“你认为雷锋是不是英雄？”

“当然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我同他比，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呢！”

“你学习雷锋，为集体做了许多好事，这总是事实吧！你做了好事不声不响，所以我讲你是无名英雄，是雷锋精神，这也没有错吧？”

“就你的嘴会讲……”

“啊咦！春兰，你的脸怎么红了？”徐曙开心地笑着，得意地晃着一对翘松松的牛角辫，“你越脸红我越要讲，快来看这个无名英雄！”

“就你的嘴……”申春兰嘟嘟囔囔讲了半句，决定不睬这个最爱淘气的女伴了，弯下腰去用脚布擦着脚，不让人家看见她的窘态。



李菊珍笑着说：“小徐，不准你再欺负老实人，不然我就要给你点厉害瞧瞧！”说着，伸出右手，撮起三个指头，放在嘴边哈口气。

徐曙慌忙用双手抱住肩头，身子缩成一团，连连讨饶：“不敢了，不敢了。”

“菊珍，叫她向春兰道歉，不然非呵她痒痒不可！”仲岚帮腔说。

徐曙不等李菊珍开口，赶紧跨到申春兰面前，毕恭毕敬地鞠了个躬。

象摇响了一串串银铃，姑娘们笑开了。

“不要出洋相了，睡觉吧。”申春兰说。

徐曙说：“等等睡，我还有件事要和你们商量。”同宿舍的三个女伴都对她说，在等她讲出什么事来。徐曙把桌子一拍，说：“我们去把十六号地的两个坟墩刨掉它！”

仲岚往床上一倒，说：“我以为是什么大事，原来你想了这么个花样出来，我要睡觉了。”

“我不是在寻开心。”徐曙一本正经说，“人家革命学生干起来了，我们也要轰轰烈烈干一场。小仲，我问你，刚才听了菊珍上的团课，你就没有受点儿启发？你不跟我去刨坟，就证明你刚才没用心听！”

“你不要这样武断，菊珍讲的也不光是这一点。”仲岚坐起身来为自己辩护。

申春兰说：“你们两人又要争个不休了，不要争，不要争，听菊珍讲。”

李菊珍说：“十六号地那两个坟堆是应当刨掉的。你们还记得吗，我们刚到这儿来的时候，住在‘独家村’的钱